

生

我发现三十岁是一个特别尴尬的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人们通常以他人在这个年纪的表现作为判定一个人成败的依据。所谓三岁看大六十岁看老。三十岁本该是一个万事俱兴的年龄，如果到了这个岁数还一无所成，会被人讥笑的，起码会被人理解为不正常，尤其这样的时代还不能养活自己，那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CHENSHI 石也 

事

石也 男，1977年生于宁夏中卫，1999年

宁夏财经学校毕业时意外致残，但身残志坚，

不向命运屈服，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写作。

先后在区内外报刊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

报告文学近百篇，计50余万字，系宁夏作家

协会会员、中卫作家协会理事。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夏教育出版集团

石也 
CHENSHI

尘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尘事 / 石也著. — 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544-0445-4

I. ①尘… II. ①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1496号

尘 事

石 也 著

责任编辑 史 芒 刘峥嵘

封面设计 晨 皓

责任印制 殷 戈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8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3764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字 数 277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张 17.5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544-0445-4/I·41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和人物一起成长(自序)

确切地说,这是我个人的第三部长篇。第一部《第三人称》历尽千辛万苦写完以后忽然觉得没意思,且有拾人牙慧的嫌疑,搁在屋角再也不理,稿子上的灰尘日积日厚,终于再也没心情去翻动。第二部是爱情长篇,名字起得很煽情《来吧,让我看看你的左半脸》,写了几万字,写着写着觉得没意思,遂于中途放弃。有了这两次失败的教训,我给自己下了硬任务,一定要写出一部起码让自己满意的长篇。这一部也曾经历过诸多困扰,好在能够咬牙坚持写下来,想作为自己曾经的生活的真实写照,留给自己和挚爱的亲人们,更要给长期关心并支持我的朋友们一个交代,也算是自己漫漫写作路的一个里程碑。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一遍一遍考问自己我这样漫无头绪写作的意义,结果很让人失望,我始终没能得出一个让我树立信心的答案,勉强能算正当的一个理由是,不要让自己闲着,制造出我活得很充实的假象,也唯有此才能支撑我端坐在书桌前一笔一画地勾勒。

动笔伊始,乙酉年岁末的寒流毫不客气地占据了屋子,冷屋子和感冒与我的灵感如影相随,我一度怀疑自己得了禽流感,心里害怕得不行,怕自己完成不了这篇用来铭记的东西。如果真那样,我也没办法,写多少算多少,我没有办法停下来。当然,其间松懈过不少,好在有华平等朋友不断发短信打电话敦促我、鞭策我,有一阵搞得我心里烦烦的越不知道怎么做,时间不觉跨入一个据说百事兴旺的年份——丙戌年,我再也没有理由松懈下去,我害怕面对朋友眈眈的关怀,更害怕迷失了自己,也可能是为了保全自

己一点可怜的自尊,稿纸和电脑上的文字随时日渐生渐长了,心里的愉悦自不必细说。

我本想以我生活的地方——中卫市南山台为蓝本,构筑一个落后乡村的发展变迁史,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描述我曾经的生活和我生活过的地方,其间穿插一些我对生活肤浅的认知,我在叙述时真切的感受到自己的苍白,因为认知的匮乏,可能我的文字与我的初衷背离了。很小的时候我天真的以为人是可以无条件的分作好坏两类,要么好要么坏没有中间值。这种思想直接贯穿到我的叙述中,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把事物简单的归为好或坏是多么幼稚可笑,事实上好和坏很难界定,通常人们可能认为对自己有利的就是好,反之则为坏。实际上,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很可能对别人对社会无利或有害,可能是一种更大的无利。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好就是不给别人带来麻烦和损害,当然,在这种前提下再对自己有利就是更纯粹的好了。是的,在我们的生活中的确存在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共存的事实,也可能,生活因此才生动、丰富,有滋味。狗娃是我在篇中刻意丑化的一个形象,冉希望则是我努力再现的另一个“我”。有朋友曾问我篇中的冉希望是不是真实的我?我想这里面只不过是为我的一些影子罢了。狗娃做的糊涂事少,不更事的我曾经做过不少,我自己远比冉希望更懦弱无能,所有的描述不过是文学意义上的刻画而已,毕竟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号入座的想法根本就没有成立的基础。

小说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文体,就是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用文学的手段变成文字。但是,决不能随意把人物和作者等同起来,那样会伤害作者和他的作品。囿于个人经历的局限,我对一些细节性的文字始终把握不来,叙述起来终究太过苍白。假如优劣好坏的尺度已经让我力不从心,但更让我头疼的另一个尺度已然横亘在我面前,即叙事的简繁尺度成为制约我文字厚度的又一个更疼痛的关节。我的作家朋友吕言先生就曾尖锐的指出,我若干短篇简繁把握得太欠火候,我惊讶于朋友的敏锐,我知道这正是我的文字最致命的缺陷,是我作为文人的一块旧伤,但是我已无力在短期内矫枉过正,这可

能与我的年纪和经历有关，我不是为我过于粗陋的文字进行不必要的掩饰和开脱，而是在陈述事实本身。我知道，在无尽的阅历和深厚的历史里，我永远是一个笨且能以笨为乐的毛孩子，和故事里的冉希望、狗娃他们是一路货色，我要做的就是努力记录我们的成长历程，和人物一块感受成长岁月里的每一个心痛或愉悦的声音，彻底走进我们共同的往事，缅怀一下曾经震撼或影响过我纯真年代的最值得回忆、最美好的那些渐已走远的日子。有一段时间，我完全沉浸在我的叙述里，我好像和我笔下的人物交上了朋友，梦里的他们也栩栩如生，我相信我和他们真的成了朋友，我们是同龄人，我和他们共同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我们的经历十分接近或相似，我们都热爱我们共同生活过的这个村庄，这个时代。当然，我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观不尽相同。我想说的是，每一个人只要真实的活过，他的人生就没有虚度，每个人都是独特鲜活的个体，而这个世界会把他们身上的每一个发光点记录下来，那是他们在人世走了一遭发出的属于自己的最独特的声音。

是为我这篇狗屎扬肠子般的文字的自序，也算是我已然迟到了的成人献礼。祈望我和笔下的人物一块成熟、壮大，并收获幸福和完满，尽管那可能依旧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祝愿读者朋友和我挚爱的人们都能收获各自的圆满、幸福和幸运。

目 录

引子 / 001

一、两个家庭 / 002

二、新居 / 006

三、启蒙老师 / 010

四、赶集 / 014

五、优待生 / 018

六、山外来客 / 022

七、电视和电视剧 / 026

八、树 / 031

九、红白事 / 035

十、犯错 / 040

十一、黑娃娃 / 043

十二、谁的地盘谁做主 / 047

十三、寄宿生活 / 051

十四、家贼 / 057

十五、凶神有难 / 061

十六、新经济 / 066

十七、瓜地风波 / 071

十八、愁煞人的班费 / 075

十九、大雪初晴 / 080

二十、幕后 / 083

二十一、三把火 / 086

二十二、力量 / 090

二十三、远客 / 094

二十四、初恋 / 097

二十五、姻缘 / 100

二十六、幸福生活 / 103

二十七、收获和烦恼 / 108

二十八、有颜色的月份 / 111

二十九、通往“罗马”的路 / 113

三十、断裂或延续 / 117

三十一、乌鸦的盛典 / 121

三十二、严打 / 125

三十三、抹面光 / 129

三十四、一九九三 / 134	
三十五、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 137	
三十六、父子同心 / 142	
三十七、逃离 / 147	
三十八、难心的选择 / 151	
三十九、七月村事 / 156	
四十、远行人 / 161	
四十一、一半是开始,一半是结束 / 166	
四十二、成长的烦恼 / 171	
四十三、像梦一样美丽的邂逅 / 176	
四十四、浮出水面的梦境 / 181	
四十五、翁婿之间 / 186	
四十六、知心朋友 / 191	
四十七、园艺师 / 196	
四十八、家园 / 201	
四十九、颠覆 / 206	
五十、约定 / 210	
五十一、淬火 / 214	
	五十二、状元村 / 219
	五十三、大学记忆 / 224
	五十四、灾难 / 229
	五十五、新生 / 232
	五十六、网事 / 238
	五十七、毁灭 / 242
	五十八、婚姻和爱情 / 247
	五十九、山妹子 / 252
	六十、青山坪 / 256
	六十一、活着 / 260
	六十二、不是结局的结局 / 265
	后记 / 271

引子

1911年注定是一个民情激奋的年份，正当革命的先驱们为中国四万万民众的命运上下奔忙奔走呼告的时候，身在甘肃一个以冉姓居多的村寨的五世贫农子弟冉世存迎来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不安分的血液在他的胸腔里熊熊燃烧起来，他在一夜之间就感到自己长大了，接下来他就彻彻底底地热血了一把，在与邻村豪强争水的械斗中失手打死了末代举人周半世的独生子，从此开始了他福祸难料的流亡生涯。

在流亡过程中，冉世存结识了同样苦命的兰花花，正像所有发育正常的青年男子都要娶妻生子一样，两个苦命人在苦难中磕磕绊绊地组成了家庭。殊不知，冉世存就此拉开了家族婚姻史上“弱弱结合”的序幕，鲤鱼跃龙门的机会也似乎就此与冉家无缘了。生活依然动荡，家势浩大的周半世为独子组织的复仇活动仍在继续，为躲避追杀，冉世存注定要一辈子颠沛流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的后人们也像先祖一样，每一代人都要挪一次窝，当然挪窝的原因不再是躲避追杀。他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周半世作孽多端却可以风光一世在械斗时双方都死了人，身为械斗的组织者的周半世却能够继续过着逍遥日子，而他自己和后人怎么就像断线的风筝再也找不到落点？

那是因为周半世是读书人，是官绅和乡民眼里的厉害人物。一想到这一点，冉世存就满眼是火，一身的腱子肉就蠢蠢欲动了，而他终究拿读书人和他们的权势毫无办法，他由此仇视起所有的读书人，以及读书人身上特有那种玩意儿——文化，他在口授的家训中严厉制止后人求学读书。

冉世存哪里知道，许多年以后他的后人冉富有却要置先祖的遗训于不顾，为了让儿女们能求得一星半点的“功名”，为了这种他骨子里看不起的东西付出了多少辛劳，到头来又要经受怎样的迷惘和痛苦。如果后人严格执行家训，结果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呢？无知却又自信的后人当真要为“不听老人言，吃

眼前的亏了”。倘若冉世存九泉下有知，会不会从长睡中惊醒，再为他的不肖后人补上一堂人生的课？

与先祖不一样的地方是，冉希望和他的弟妹们生来就对文化有种天真的向往，并且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接近神圣的文化殿堂，他愿意承受求知路上的一切苦痛，最终实现他难于言表的梦想。或许，终其一生都可能与他的信念擦肩而过，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读书，他不知疲惫，不畏人言的与“读书无用”的愚顽思想做着另一种意义上的较量。读书！读书！读书不能给他带来金玉满楼，读书也不能为他带来锦绣前程，甚至不能解决起码的温饱。他不怕，别人越是讥笑他越读的来劲。可能就像别人想的那样，他这一辈子的书白念了，也可能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俗人相比，他才是真正的胜利者。人生的意义很难言说，孰对孰错也不好判断，只能留给后世或更清醒、更聪明的人来解读，他要做的无非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弱者力所能及的一点拼搏，或曰挣扎。

一、两个家庭

一九八二年二月四日，是旧历年正月十一，交过午时，就是立春了。春天就像一个盛装少女，袅袅婷婷的进了李家大庄的沟沟坎坎，扑进了李家大庄仍沉浸在节日欢娱气氛里的男男女女心中，留到了冉富有家大小子冉希望懵懂的记忆里。

川道里间或爆出几声鞭炮的脆响，大山即刻以更加厚重的回音作出积极配合的姿态，放炮的孩子们则在震天的欢笑声中来回奔走。冉希望知道，那是李扁头的儿子狗娃偷拿了家里准备正月十五放花灯的鞭炮在显摆，在这李家大庄里，也只有李扁头家才有多余的鞭炮在非年非节时白白糟践。偶然也有例外。鞭炮放过以后，常有个别未及炸放的散炮完好如初地躺在碎屑中，这样的散炮会被主家的孩子赶早捡去，过一把炮瘾，行动迟了，也可能被别家的孩子得了先手，往往会引起一场纷争。狗娃可能注意到了立在坡头的冉希望，大声喊着叫冉希望下来一起放炮，冉希望没有应声。冉希望已经明白了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最好的回答就是沉默。冉希望默默地注视着川道里攒动的人头，热烈地企盼着春天早早过去秋天早早来临，到下一个入学的日子自己就可能坐进

早该坐进的教室里认几个字。只不过,他不会轻易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人的脑子里应当保留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是父亲教导的结果。

山岙下李扁头家宽敞的大院里溢出阵阵肉香,熟肉的香味顺风飘上来,冉希望努力屏住呼吸,不想让自己不争气的胃经不住诱惑产生那种让人羞愧的痉挛。家里的粗粮淡饭自己能咽得下去,只要父亲能记牢曾经许下的愿,就可以让他这个穷人家的孩子满足。他暂时还没有太多的愿望,他对有钱人家的富裕日子天生没有太多的渴望,他已经和父母一道习惯了穷苦人家紧巴巴的日子。

父亲说,等翻过了这个年头,就想办法让冉希望和别的孩子一起去上学。冉希望等这一天总该有几个年头了,那时大人们都说对面沟岙上的雷中庭将来会有大出息,在学校里很是趁老师们的意,冉希望心里就有一点点不服气,心想等自己长大了一定要把雷中庭比下去。而这时的雷中庭也只是个孩子——大冉希望四岁——已经是村里小学的五年级学生,据说考上乡里的中学是板上钉钉的事,不出意外的话,将来考上名牌大学也不成太大的问题。

大冉希望两岁的狗娃前两年就是李家大庄完小的一年级新生了,尽管经常因写不出生字和数不来数被家长和老师把屁股拍得红肿,狗娃却能在冉希望面前显出几分洋洋自得,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冉希望由衷地讨厌狗娃这个人,连带着也讨厌李扁头全家,甚至讨厌李扁头当主任的那家全村唯一的供销社和供销社里稀稀落落的各色货物。让冉希望难以理解的是,父母虽一直对李扁头家仗着有点权力和钱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优越感心怀芥蒂,可是冉希望一旦对李扁头家表现出种种鄙夷或轻蔑态度的时候,往往会招来父母严厉的责骂,好像他们心思很重的儿子比李扁头和他的显货儿子狗娃更可恨,冉希望气得牙根痒痒的,但是他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

与冉希望对上学的渴望相比,狗娃的态度是漫不经心的,上不上学于他是无所谓的事。狗娃的轻慢态度让冉希望无比痛恨,在心里认定有钱的烧包们不过是一些不知道饭香屁臭的糊涂虫。在他有限的见识里,只能用“身在福中不知福”来解释狗娃的烧包行径。狗娃曾当着冉希望的面说,他上不上学确实没甚打紧,即使他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他父亲仍然有办法在供销社里为他谋个轻松营生,马马虎虎地就可以过上比别人更攒劲的日子,总比扛着锄头土里刨食强得多。他解释说 he 之所以上学主要是他们家将来有可能进城,城里万般都

好,就是上厕所不如村里来得方便,总得识两个字,不至于把男厕所女厕所分不清,让人当流氓逮起来。在冉希望的意识里,骂人最恶毒的话莫过于把这个人 and 流氓联系起来,狗娃却随随便便把自己往流氓身上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说着还嘿嘿干笑了两声。狗娃一笑,众伙伴都跟着笑了,唯有冉希望苦着脸。后来大人们同李扁头说起狗娃老留级的事,李扁头的观点基本印证了狗娃的说法,他说狗娃天生就是个闲不住的种,成天窝在家里非窝出毛病不可,不如让他到学校里去改改心慌,甭说狗娃才上了三个一年级,就是再念他十个八个一年级也不妨什么事,谁也没指望狗娃念出个状元郎,家里孤清冷落,不如学校里热闹,把娃娃送到学校里大人也能少操点心,只要娃娃开心就行,至多是多花点钱的事。钱么,钱是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钱不花,还等着生儿子不成?听的人都笑了,父亲则惭愧地垂下头。大家对李扁头表现出来的逢迎姿态让冉希望心里很不舒服,原以为会有人站出来说说李扁头显阔的不是,非但没有,大家还都挂着一脸的媚笑,就连父亲也是半笑不笑,低头垂眉的乖巧模样。

李扁头前辈子是李家大庄著名的地主,虽经历次运动的打击,李扁头的先人们却不知用什么手腕藏下了许多私货,足够李家后人享用几辈子。公私合营后,李扁头浑水摸鱼地干上了村里供销社的售货员,一干就是十来年,直到原供销社主任崔万有因生活腐化倒了台,李扁头终于人模人样的坐到了这个万人仰慕的宝座上。李扁头除了好臭显,倒也没有多少大毛病,而且他熟悉供销社的一应业务,没有太多的把柄落到别人手里,这个位置到也坐得稳当,真格成了李家大庄村供销社里的“不倒翁”。

李扁头的真名叫李书元,却因为他头型像一只瘪嘴南瓜,人们背地都叫他“李扁头”,真名几乎被人们忘记了,人们当着他的面会亲切地叫他李主任,叫的人满脸堆笑,被叫的人也满脸堆笑。李扁头很善于用钱财笼络人心,在村里的人缘不坏。谁家有困难,只要对李扁头言传一声,李扁头就会大大方方的拿出家底子救别人的急,决不推三阻四。况且,李扁头还掌握着村里供销社的人事权。谁家子女想在村里供销社或别的李扁头能说两句管用话的地方谋个出路,总要带着礼品到李扁头家讨个人情。村人送给李扁头的人情,李扁头一般不收,还学着别人叫他李扁头的样子说,你这是不把我李扁头当人看么,拿回去——拿回去,快拿回去!

可李扁头家终究因做地主的先人们造过许多的孽,在人丁上旺不起来。李扁头原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牛娃在十岁那年由李扁头带到城里逛,在东门市场上失散了,十多年没有音讯,不知是死是活。接下来是一个闺女,叫猫蛋,猫蛋其人正像她的名字一样,整天倦卧在炕头上,病怏怏的什么事也干不了。李扁头带她到县城省城都看过,却查不出病因。二十来岁的猫蛋找不到婆家,还不知道羞丑,竟敢当着旁人的面解开对襟大褂,掏出一只肥嘟嘟的大奶子哄家里人买给她的玩具狗和小人儿。玩具狗和小人儿是她的“子女”,她家里这些东西多得是。这样,李扁头家里全部的希望就落到了小儿子狗娃身上,偏偏狗娃又没个正形,成天疯疯癫癫地上蹿下跳,搞得鸡飞狗跳鸭子上墙。李扁头对此很伤脑筋,可他照样在众人面前摆出一副世事洞明的贼精样儿,大鱼照吃,小酒照喝,还变着法儿找乐子。那会儿山里人的娱乐节目很少,偶尔玩一下猫三狗四的小牌九,李扁头嫌没意思,专门请木匠做了许多大小相等的小木墩,在上面刻上鬼符一般的字符,说是要学习中央的“一百三十六号文件”。李扁头教许多闲汉和他一起玩那游戏,村人很快知道那玩意叫麻将,闲汉们也很快熟练了麻将的玩法,并且积极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其中。麻将之风很快在李家大庄盛行,李扁头也从此多了一项新的桂冠,被人誉为“麻将师”。一开始,人们只是在闲来无事时凑个热闹,或待在旁边看别人玩,看出门道就忍不住上去凑把手,玩麻将图的是红火,后来渐渐要带点彩,赢了的扬眉吐气,输了的哭爹叫娘。人们这才发现,在不知不觉间着了李扁头的道儿,纷纷惊呼上当,却又欲罢不能,仍然叼空偷偷摸摸的往李扁头的场子上跑。

如果李扁头在李家大庄称得上出水蛟龙的话,再富有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只沉默的羔羊。再富有不想也不愿意过多的表现自己,只有高小文化的再富有却对文化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他模模糊糊的觉得后人们的出息就要看读书的多少了,他愿意立身本分,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如果他还有一点出格思想的话,他至多是想把自己的子女们抚养成人,让绵延不绝的贫民身份在子辈身上发生突变。他不指望将来依靠娃娃们,只愿娃娃们有出息,再不像他和先人们在土里刨食,苦得人不人鬼不鬼还没有好日子过,能在人前人后提得起放得下就行。大儿子再希望早到了上学的年纪,偏偏那年父亲病故,抬、埋老人借下了一屁股债,再加上偌大一个家庭的穿衣吃饭,日子越是紧巴清苦的不像样子了。单靠村里挣死苦活挣的几个工分,养育一家子人已经成了问题,哪来的闲

钱供三个孩子读书。思谋了好些日子,才狠心决定缓一年再让冉希望上学,索性让儿子先在家里帮大人干些零碎活,等手头宽裕些再说。冉希望好像对上学的事特别上心,每每看到冉希望眼巴巴看着别家娃娃上学的情景,冉富有的心里就如同猫抓一样难受,不是个滋味,可是他一点办法也没有。眼见着冉希望的年龄一天天大起来,冉富有瘦削的脸庞布满了阴沉的气色,无能啊,自己为什么不是李扁头,把孩子上学当成游戏玩?上,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上,不能再耽搁了。等过完这个年,夏收结束的时候,就算是去低声下气地求李扁头也得让冉希望走进小学学堂。本来,冉富有有些看李扁头不起,更别说去求他,可现在为了儿女的前程他决定再不能顾及这些没用的想法了,决不能为了自己的颜面误了孩子的前程。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冉富有还是懂得一些权衡术的,颜面事小,子女的前程事大。

可是,娃娃的学杂费又该去哪里筹呢?

二、新居

吃过午饭,母亲给了冉希望5角钱,让他到供销社买二两盐,剩下的钱再买点糖果,回来和妹妹们分着吃。冉希望表示,反正他是不会去李扁头家的供销社,非要他买,他只能到甘肃那边的屠龙镇,就算是骑驴去,一个来回下来,最早也要到明早才能返回,单怕会耽误晚上过十五的营生。母亲唠叨说,自己扒心扒肺地把他养活了这么大,本指望着他能为家里分担些忧愁,到头来他却懒得连这么件事都不愿意干,再怎么着也不能待在家里当个吃闲饭的二流子。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吃闲饭的二流子,冉希望立刻约上大妹春兰去沟滩里拾驴粪。山里人养的驴多,拾驴粪的人也多,常常驴子刚翘起屁股,就有人等着拾走即将跌落到地上的那一摊热乎乎的粪蛋蛋。在这样的地方,驴粪蛋蛋金贵着呢,家境不好的人家常年拿牲口的粪便作燃料,为了节约,好多人家自愿不烧煤炭,牲畜的粪便除了有一丝尿臊味,烧火做饭和煤炭的效果是一样的。家境好一点的人家是不屑于屈尊弯腰捡起这些秽物的,比如李扁头家,狗娃就曾对此产生过非议,他说脏都脏死了,驴粪再有多好,总归是粪而不是鸡蛋,什么是粪?还不就是屎嘛,谁愿意抓起一摊黄灿灿的大便还当是捡了个宝贝呢?

终归是大了两三岁,冉希望眼疾手快,赶在太阳沉落时已拾了大半背篓驴

粪,宽容一点说,勉强能算一背篓了。春兰的手法则稍稍慢一点,她又不愿意拾那些湿得能捏出水来的新粪,所以拾得不多,粪蛋子勉强能盖住背篓底,而且多是粪沫沫,乱哄哄的没个形状。天快黑了,这样拾下去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冉希望说不如先回去过十五,自己拾的也够明早做饭用的了。春兰是个实心眼的孩子,一边应着哥哥的话一边继续勾头仔细在地上瞅着,坚持不回,说这样回去挨骂不说还得挨打。冉希望表示理解,兄妹们挨骂招打不是一回两回了,父母教育孩子最爱用拳头和老脚,他们的孩子必须小心说话谨慎做事,愿不愿意都得作出虚心接受的样子。大概打人骂人也会上瘾,就像玩李扁头家的那些木头块子。

咚!咚!咚!三声沉闷的炮响打破了山沟夜黑前的宁静。春兰哑着声说李扁头家放炮开了,冉希望正不知如何劝说春兰回家,忽然听到沟顶上母亲长一声短一声地呼喊他们的名字,让他们回家吃饭。冉希望把自己的粪蛋子给春兰匀了一点,春兰的背篓还是浅浅的,两人商量着如何造假才能让母亲看不出破绽,反正对付了今天,明天还得拾,拾一天烧一天又不会耽误什么活计。春兰倒掉驴粪捡了些石块垫在下面,正要往背篓里重新添粪,冉希望赶紧制止说这样不行,太重了背不动,不如铺些柴草轻巧。春兰试了试,单是石块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朝当哥哥的投去感激的一瞥,随后按哥哥的意思拾掇出满满一背篓粪蛋子。

元宵节其实应该吃元宵的,在没有元宵可吃的情况下,饺子就是最好的替代品。家里过年时割的猪肉还留下一点,正好用来包饺子,家里人差不多都能算是包饺子的熟练工。待冉希望和春兰到家时,父母和二妹春花已盘腿坐到炕桌边,见他们回来,纷纷往里挤了一下,腾出两个人的位置。“吃——”父亲向来干脆,话音一落,立刻从老碗里捞起一个饺子,冉希望听到父亲牙齿“嘎嘣”响了一下,老疙瘩妹妹春花立刻欢呼起来:“爸爸吃到钢镚喽!”父亲笑了,全家人都跟着笑,笑得忘了吃饺子,母亲挨个往子女们碗里夹饺子,同时不忘数落冉希望,说他今年虚岁也该八岁了,到了担事的年纪却不为家里着想,老爱拿嘴对付人。父亲狠狠瞪了母亲一眼,母亲即刻刹住话头,又回头往炉膛里添了两把粪蛋蛋。

高音喇叭呜呜啦啦了一阵,终于清晰地传出队长破锣似的嗓音。队长大声叫喊着要各家派一个主事人到大队部开会,会上要传达上级关于移民开发青

山坪的决议。父亲匆匆搁下碗筷说,这是大事,得赶紧走。

父亲走后,母亲说冉希望上学的事有着落了。冉希望把父亲临出门时说的话回味了不下十遍,怎么也感觉不出母亲说的那层意思,只当是母亲说过一阵气话,又拿好言来哄他高兴。

移民青山坪的决定来得突然,不光李家大庄要搬迁,青山地区的所有村庄都将大面积搬到青山坪。这次搬迁的条件优厚,移民动员会上当场就有许多人表态,愿意到青山坪落户。李扁头率先风风火火地在名单上签下了自己就要被庄邻遗忘的大名,其他一些想挪挪窝的村民也战战兢兢地在统计表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冉富有等众人忙活完了,才在名单的最末端工工整整地把冉家一家之主的符号记录在上面。

青山坪系黄河高山地,是黄河冲积平原的北缘与青山南麓之间的过渡地带,这里地势开阔平坦,适宜农垦生息。经过多年的开发和修整,又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援助下实行引黄灌溉,旱涝保收,且距县城较为近便,来往交通还算便利。据说这个地方很有发展前途,搬到那里再差劲也能混个肚皮圆。先前已经迁过一批,最近上面研究决定扩大移民范围,搬迁下去的青山人,由公家分配给临时简易住房,并按人口分配土地,等农户手头活络时,就能以抓阄的方式分配新的宅基地建造房屋。而且,最对冉富有心思的是,当地十来个行政村已以村为单位,建设了十多所小学和一所初级中学,完全有能力解决移民子女的上学问题。

决定搬迁的各家各户先后收拾起家当,以各家能够负担起的方式迁往新居地。一连几天,李家大庄马达轰鸣,人头攒动,欢快热烈的场面比起过大年都不差。大部分人家都搬出了李家大庄,李家大庄像一只被掏空了心肝内脏的野兽毫无生气地龟缩在大青山一隅。人们叫喊着、忙碌着把各自的家当从卡车上搬上搬下,准备举家迁往那个据说能给他们带来丰衣足食的地方——青山坪。卡车终于开动了,冉家全部的家当不足一辆小卡车一次托运,为减轻颠簸,冉富有在车厢里上了大半车羊粪,上面妥善搁上家具和他认为还有价值的物品——一口破旧的连三柜和几只缺胳膊少腿的原木凳。驾驶室里坐着母亲和大妹、二妹,冉希望只能和父亲困在车厢里照看最贵重的那件连三柜和其他家当。卡车上风很大,而且冷硬,爷父两个冻得瑟瑟发抖,冉希望一路上一直在固执地想着同一个问题,到了青山坪真的能像狗娃一样,有学可上吗?

冉氏父子在料峭的春寒中苦挨了近三个小时,才到青山坪的新家,一个叫红乐村的地方。抬头望去,到处光秃秃一片,远处和近处都有几个人在寒风中孤零零的勾头做着冉希望说不出名堂的活计。农田倒是划分得齐整,就是显得特别荒凉,空阔的田野里看不到一棵像样的树,在李家大庄的家门口再不济也还有三五棵枣树啊柳树的,这样的地方其实还不如李家大庄呢。冉希望有些失望,这样的地方能有学上简直就是哄鬼哩!

所谓住房不过是一间鸽笼似的小工棚,从李家大庄带来的家具虽不多,却足以填充房间的角角落落。火炕占据了房间的一大半,五口人全部躺上去就是再有个猫儿狗儿的也没地方搁。母亲愁得直呻唤,说这样的地方,要是来个亲戚羞不死人才怪,还不如李家大庄敞亮呢!不像人家李扁头,人还没到青山坪,早就选好了宅基地,就等开春破土建房,那样的日子才有盼头呢。

换了新环境,并不影响李扁头能力的发挥。到青山坪不久,李扁头就盖起了一院砖瓦结构的新房,锃光瓦亮得直晃人眼,俨然就是青山坪标志性的第一建筑。李扁头还不知足,逢人就讲他的发展宏图,说等将来条件好了,也学学城里人的样子,在上面再加一两层,把平房当楼房住,美美气气舒舒服服地过过城里人的日子。

狗娃还没有随李扁头一起来,按李扁头的说法,狗娃现在学习认真了些,作业本上的对号越来越多,就连批改作业的老师也感到心旷神怡。李扁头还强调说,甭管大人如何折腾,娃娃的学业就是耽搁不成,别看我家狗娃脑子笨,有时候也鬼机灵着呢,保不准以后也能出息个人样哩!

父亲却是另外一种想法,他说他有可能送冉希望去上学,不图他学来上天入地的本事,只要能平平安安、和和顺顺地过日子就行。但是,如果在学校里学不来好本事,反倒学成个龟孙子,他只好不客气了。

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从山里搬下来后,挣钱的路子多了,父亲和母亲忙得脚不沾地,哪里需要人手就往哪里赶,辛苦了小半年工夫,就还掉了前些年欠下的一部分帐,可是这里花费比山里大得多,吃水要钱,用电要钱,出门也要钱。冉希望感觉父母大人走路时的脚步轻快了许多,笑脸也多了,一向严肃的父亲甚至乐意和子女们说几句玩笑话。家里还种了点粮食,长势甚是喜人,父亲雄心勃勃地说:“等夏收结束了,卖粮食和搞副业挣的钱,差不多能算一笔巨资了,先把新宅基地上的房子扶起来,冉希望长大了就不愁没人给个媳